

遊·藝·園

Heyri 民間建立的藝術部落

文化，近年在香港吃香得很。西九文化區、文化局，議論紛紛——雖然我們都不知道最後出來的會是怎麼一個模樣。說起文化區，倒讓人想起韓國Heyri——一個沒有政府或財團參與，完全由藝術家與文化人建立的藝術邨。

在Heyri的官方小冊子封面上，自豪地寫上這樣一句：「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 on earth in artists' dream」。

■文、圖：洪嘉



■書架直達天花板，藏書逾一萬二千冊的Book House，也是韓劇《花守護Boss》的取景地。



■整個藝術邨人氣最盛的，是草莓樂園Dalki Land。



■展示非洲文化的African。

後來我才發現，首次與Heyri的接觸並不是搭乘開往首爾市郊的巴士，最後落下了大雨的那天，而是玄彬與河知雲的熱門劇集《秘密花園》。劇中河知雲所飾演的動作演員吉羅琳所工作的動作學校，便位於Heyri藝術邨中，借來拍戲的那個工作室，本身便是一間特技學校。

於是我遠遠眺望藝術學校的玻璃門，想像劇中吉羅琳與金朱元那個充滿挑逗的仰臥起坐，頓覺這一趟Heyri之旅實在不枉此行。

文化無界限

其實不但《秘密花園》，《花樣男子》裡韓版F4的聚會場所，《守護Boss》主角大打出手的書店，全部都在Heyri取景。

Heyri是個由藝術家或相關文化人建立的藝術村落。如果處於香港，我們大抵會習慣將各種藝術歸類，然後說這個那個並不符合要求而無緣於此落腳，如西九文化區把文學拒諸門外一樣。偏偏Heyri並沒有藝術的分類或規限，於是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有特技學校，有陶藝工作室，有卡通人物的遊戲天地，也會有各式各樣的博物館。聚集此地的藝術家們，有畫家、雕塑家、作家、音樂家、電影人等，凡是數得出的文化範疇，這裡都不抗拒。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韓國最受歡迎的卡通人物草莓妹與西瓜仔，成為Heyri最熱門的景點。位於Heyri西北位置的草莓妹主題館「I Like Dalki」（Dalki在韓文中意指草莓）共有兩棟建築，以標誌性的草莓妹與一眾朋友為主題。一號館是遊樂場與體驗館，二號館則是草莓妹主題餐廳，是個深受小朋友與年輕人喜愛的地方。

作為流行的卡通人物，草莓妹不但在藝術邨「登堂入室」，更獲得猛人撐場。「I Like Dalki」的建築物由著名的Mass Studies負責設計，讀者們若不知道這個設計品牌，或可以參考以下資料：出入首爾市的其中一個門戶敦義門，就是Mass Studies的作品之一；去年曾憑作品「（無）有立面」參展「2011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在展台的每個台階裝配一個LED屏幕，展示各種方



案圖紙與建築細節。

至於為「I Like Dalki」負責室內設計的Ga.A Architects，便曾憑為草莓妹設計的這個作品，入選2004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其作品亦包括參展「2007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街道垂直擴張」。

除了卡通人物，這裡還有特技學校。《秘密花園》裡玄彬做仰臥起坐的場景，便是借用Heyri裡的Action School。此外，光是玩具博物館便有好幾間，如Hanlip Toy Museum、Museum of Toy for Children等，以懷舊為主題的有Museum of the Old、Old Life Experience Museum、UV House (An Old Garden) 等。以書為主題的則更多，如Book House、William Morris Book Museum、Choung Han Sook（韓國小說家）Commemoration Hall、Book Café Bandi、Land of Fairy Tales等。其他的主題館，例如有映畫博物館、貓王博物館、錯體藝術館、貨幣博物館、壺器博物館以及各式各樣的藝廊與工作室，光是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建築便有百餘棟，其餘還有不對外開放的藝術家住宅、工作室等，整個藝術邨一天走下來，只逛了半小部份。

為藝術打造夢鄉

藝術邨自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夢想之地，此話不假。Heyri是私人地方——這裡近5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藝術家們合資買下。故事得從香港回歸那年說起。位於坡州的Heyri本來是個接近韓朝邊境的小山谷，後來有數家出版社看中了這個地方，本來打算建造一個支援坡州出版城的地方



■戶外鮮紅色的巴士，也是一個活動的廚房。

——出版城便在距離Heyri不到半小時車程的地方，是個出版重鎮——然而不少藝術家帶著類似的夢想來到這個地方，最後大家以建立藝術邨的共識，集資購下這塊土地。

Heyri的成員接近四百人，全部都是藝術家，或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文化人。此地亦是完全由私人規劃——藝術邨裡有發展及建築小組，負責監察及規劃園區裡的發展，由規定所有建築物不得高於三層，外觀及建築必須與地形相合，所有建築必須保留原有的植物生態，必須有六成建築面積為藝術文化相關的內容等，到如何保育當地的生態，依著自然的地勢建造走道、休憩點等。藝術邨內尚有一塊塊待開發的地塊，據說藝術家亦可以申請成為Heyri成員，一旦成功便可以在這裡落戶。

藝術邨亦不單是工作室。Heyri的其中一個宗旨，便是推動藝術市場。於是每一個開放的建築，幾乎都是一間店子。書店同時也是Café，博物館樓下是餐廳，樂器體驗館要收入場費，玩具博物館賣紀念品，陶器博物館開辦陶藝工作坊，不同的主題，延伸出不同的營運模式，使藝術邨不但是創作之地，同時也是熱鬧的交易場所。

到訪的那天，我從一號門進入（整個藝術邨共有九個出入的門口，最繁忙的是接近Dalki Land的五號及六號門），由於不是周末，天氣又有點陰陰的，人流不太多，然而藝術邨裡每一棟建築物都是一個獨特的風景，光是欣賞那獨具匠心的設計，已叫人目不暇接。

這應該是個以團結為主題的熱血故事。數百個藝術家與文化人，合資買下一大塊土地，建立屬於自己的烏托邦，並以前所未有的形式運作，以開放、創意與大自然的和諧共處，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我只能慨嘆，若把這50平方公里放在香港，建立一個藝術區，恐怕至少有一半的面積淪為地產項目，這個，是強調發展文化產業的香港的悲哀。

小編手記

文、圖：尉瑋

中樂團35樂季 年輕 進取 玩創意

香港中樂團日前在香港海洋公園舉行新樂季的發佈會，出人意料。原來，今年剛好也是海洋公園的35周年，一個是「香港文化大使」，一個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主題樂園，就這樣一起樂一番。那天的小雨下得淅淅瀝瀝的，海洋公園新開張的香港老大街上卻依然是人潮滾滾。懷舊的大娛樂劇院裡，一眾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家鬼馬地舞弄起樂器，《包青天》的主題曲突然響起，在座的記者和觀眾們都笑了。

一直覺得中樂團在中樂推廣方面做得既有魄力，又有新意。「香港活力鼓令24式」、「香港胡琴節」等活動都廣受大眾歡迎，也去掉了觀眾腦中「中樂＝古老」的刻板印象。去年舉辦首屆「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以及不斷研製出環保胡琴，更是里程碑式事件，讓人看到樂團不僅持續帶來高品質的音樂會、持續推進中樂的普及，也實實在在為業界的專業性發展做出貢獻。新季樂團會再進一步，與盧森堡現代音樂協會合辦「第十屆國際作曲比賽2013」，讓作曲家以十四種中西樂器的編制來進行創作，入圍決賽以及得獎的作品，將由香港中樂團和盧森堡小交響樂團共同來演奏，真正的中西融合。

看看樂團35樂季的節目表，除了一貫的名家名曲外，會發現將來的一年，中樂團更加「跨界」，更加國際化，更大膽地嘗試新的節目品種。其實小編最感興趣的節目，正是樂團與其他界別藝術家的合作演出。曾在今年初來港為香港觀眾展現大型華語歌劇《趙氏孤兒》的國家一級導演陳薪伊，將與中樂演奏家們合作，融合舞台劇與舞蹈，一起演繹林樂培、趙季平的名曲《憶》、《秋決》與《莊周夢》。更聽說著名舞蹈家黃豆也會前來助陣，豈不是興奮死人？

「鼓王群英會」則繼續為樂迷帶來澎湃的音樂感動，鼓樂大師閔學敏將帶領一眾在SARS年間出生的小朋友與家人一起奏樂，要知道，「香港鼓樂節」第一次舉辦正是2003年，那年SARS肆虐，3000民眾一起在維多利亞公園擊鼓的盛景就像是給香港的一記強心針。從此以後，鼓樂節也變成一年一度「眾樂樂」的好時光。今年讓SARS年份出生的小朋友們一起擊鼓，特別有意思。更特別的是，「鼓王群英會」的另一台演出還請來「外援」助陣，讓擊樂大師李曉和柏林愛樂（Berlin Philharmonic）的敲擊組一起演奏《世紀之舞》的中樂版，會擦出甚麼火花，令人期待。

關於香港中樂團35樂季節目介紹，請參考樂團網頁www.hkco.org。



文、圖：周凡夫

每月登場

50 香港大會堂 周年

大會堂的前世今生——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3)

從小見大 變化難料

香港的舊大會堂於1860年代興建，和於1960年前後開始興建的現時的大會堂，前後相差剛是百年光景，興築之費用當然難以作出直接比較，但興建的資金來源，卻見出了香港政治環境和社會的變化。

商人集資開創先河

五十年前開幕的「新」大會堂，二千萬元興建費用，全由政府撥出，而且很快便完成了政府的撥款程序。能迅速回應社會上要求政府承諾重建大會堂的聲音，確是當時殖民地政府急於重建香港抗戰淪陷失落的威信，和設法平衡社會上對統治者抗爭的一種有用的統治姿態。二千萬元並非一筆小數目，但有助管治便是「用得其所」。舊大會堂的興建資金十萬元，在當年同樣不是一筆小數目，但當年殖民地政府卻只是批出土地供「使用」，建築費用則要由當年倡議其事的「爭取建設香港大會堂臨時委員會」設法去籌集。

當時採用的是公開接受各方捐款，和舉辦音樂會的方式來籌款。但主要仍是來自商界的的支持，其中包括認購了五百張合共五萬元股票的怡和公司羅拔·渣甸（Robert Jardine）。後來建成的大會堂正門外，還建有一座華麗美觀的噴水池，由當年開辦丹地公司（Dent & Co）的顯赫商人約翰·丹地（John Dent）出資興建，可以說，舊大會堂的興建費用其實超過十萬之數。

這種以政府出地，商人企業集資，獨立於政府以外

的管理模式來運作，開公共建築之先河。然而，在政治環境逆轉的今日，誰能料到這種模式卻被痛批為「官商勾結」呢！不過，當年這種模式的推行，卻一如門前的噴水池，沿用多年後便因水源短缺荒廢，管理委員會亦慢慢見出管治無力。更難料到的是，舊大會堂落成前丹地公司更因1867年的經濟衰退而結業。新的大會堂興建全由政府一手包辦，管理重歸政府架構，但同樣難料的巧合是，新的大會堂紀念花園中壯觀的噴水池，同樣因為無法解決地台滲漏問題，後來翻新改建時索性亦拆掉了。

曾經「夭折」的大會堂

其實，早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份名為「大會堂、港督府及政府合署用地發展，港督府、港督鄉郊別墅重建」的計劃書提出一個雄心勃勃、重新發展舊大會堂和港督府的七年重建方案，以按年賣地所得作為經費，首先拆掉舊大會堂，待新的港督府建成，將舊港督府改作大會堂。該方案於1932年已獲得立法局、工務局委員會非官守委員一致通過，及後1933年8月，工務局將原計劃作了修改，建議新的大會堂興建於雪廠街東南端與皇后大道交界處，也就是日後的中區政府合署西翼所在。然而，難以預料的是，此計劃在1934年地產市道大跌，加上戰雲日近等不穩定因素，終不了了之，新的大會堂的誕生，便胎死腹中，遲了最少二十年後才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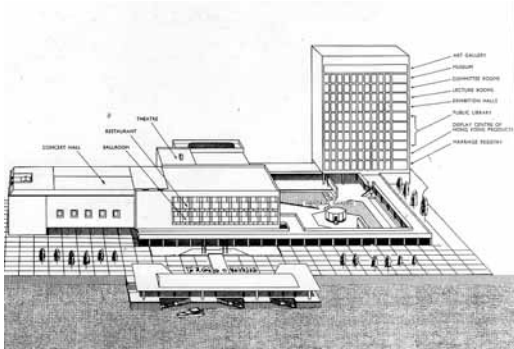
曾有意見應建廿層

到五十年代，新的大會堂的模式公開陳列，向市民大眾諮詢，意見不少，有人認為應興建民生所需，大會堂只是粉飾昇平的櫥窗。但更多的

是對設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音樂廳與整體建築的比例較「太大」，有人認為和周邊環境相較，建築物太「短細」；亦有人認為供作休憩的空間「太多」。當時在中國人社會中，對此一看似仍「無關痛癢」的「空中樓閣」，一般市民並不太關心。

但雖如此，中文報章仍選取了英文報章中的個別讀者來函作出報道，其中一封便指出香港是東方一大城市，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繁榮可期，大會堂應是香港建築楷模，但陳設之模型，低如木屋，不見巍峨景象，與東方之珠的香港，實不適合，讓人看不順眼，海旁地區日後興建的新建築無不高插入雲，大會堂相形之下，便如小巫見大巫，豈非笑話，故望當局放遠眼光，為數十年後着想，宜將大會堂建成為二十層高樓，盡量運用空間，以求在時代發展中，展現東方之珠的璀璨。

但誰能估計得到，新的大會堂啟用只是踏入第二個十年的1973年，與之隔著天星碼頭遙遙相對的海旁新地王已矗立起全亞洲最高的康樂大廈（1988年易名為



■建築師筆下的大會堂。

怡和大厦），樓高52層！該函建議建成二十層，看來眼光仍是未夠「高」哩！

奠基意外 樁仔折斷

但無論如何，新的大會堂基本上按原計劃興建。奠基

禮在1960年2月25日舉行，港督柏立基爵士在建築師菲奇和菲利浦協助下，將碑石敲進碑座，手中所持木槌，敲打到第三下時，槌頭突然折斷，柏立基處「變」不驚，隨即表示，槌仔意外不算，這次儀式意味着會將一些具有承諾和價值的東西帶進香港人的生活中。其後並發表了很長篇的講詞，提到香港不單是中西民族共處，即使是中國人亦是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各操不同的方言，是一個不同文化傳統並存、東西文化匯聚的城市，並指出香港要成立以中文教學為主的中文大學，中英文兩間大學並存，以此來說明在此時刻，日後將要建成的大會堂將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最後並由建築師菲奇的女兒Deryn給柏立基夫人獻上一束玫瑰花。當日儀式開始時，由霍斯特（W.B.Foster）指揮警察樂隊演奏英國國歌，出席者有工務局局長英格理、市政局主席莫理臣（C.G.M.Morrison），議員馮秉芬等人。不過，兩年後大會堂落成時，莫理臣已不在位，而香港亦隨著大會堂的落成，開始踏上現代都會的發展道路。（待續）